

谭元亨 著

# 老圃

卷7

L A O P U

## 谭元亨文集 Tanyuanhengwenji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 
长江文艺出版社

# 谭元亨文集 Tanyuanhengwenji

## 老圃 卷7

谭元亨 著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 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谭元亨文集·卷 7/谭元亨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1.1

(谭元亨文集)

ISBN 978-7-5354-4543-8

I. 谭… II. 谭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48267 号

责任编辑:黄海阔

责任校对:陈 琪

封面设计:贺 凯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 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 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027-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027-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[cjlap2004@hotmail.com](mailto:cjlap2004@hotmail.com)

印刷: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890 毫米×1280 毫米 1/32

印张:13.875 插页:1

版次: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360 千字

定价:2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## 一个可能绝版的爱情故事

### 老 圃

爱，很美丽；有时，却又很残酷……

问世间，情为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？

他们爱得火热，也爱得冷静；

他们爱得真挚，也爱得理性；

他们爱得天翻地覆，也爱得河晏海清；

他们爱得死去活来，也爱得光风霁月；

他们的爱跨越时空，无论是权力话语主宰的时代，还是孔方兄肆虐的岁月；

绵延十多二十年，从少年、青年到中年的爱，是这般始终不渝，谁说这是柏拉图式的精神之爱，在精神之上，还有更珍贵的东西，非柏拉图所能企及；

这不是童话，却有着童话般的凄迷、清纯，充满了春天的气息与梦幻的色彩；

这不是神话，却有着比神话更为神奇、更为诡谲、更为扑朔迷离的故事；

可这却是在我们身边发生的，完全只能属于今天的故事。

一个完全真实的故事。

什么叫生死相许么？读完这跨越两个时代的爱情名篇，你就会真正懂得了……

## 引 子

有人问过我，你是选择“在爱”——这意味着追求、品味、沉浸其间，还是选择“爱过”——所谓“不在乎天长地久，只要曾经拥有”，并为之满足，并以此为骄傲，这已成为一种流行曲的主调。可我却仍要回答，我选择“在爱”，be loving，一生一世于“在爱”之中，而非“爱过”，have loved.

因为你的爱，是教我一生一世“在爱”而不轻言“爱过”，也许这并不时髦，甚至有点傻气……

——摘自主人公的信笺

“的士”稳稳当当地开到了自己楼前，白村下了车，让司机打开后盖，提出行李，就一路推进了自己的蜗居。

这是华南美院的老宿舍。老宿舍有老宿舍的韵味，不似后来的火柴盒、白笼鸽，还讲点艺术感，虽说有人讥嘲这已是唱腻了的前朝旧曲，是几经水浸尘染的古人字画，身处其间连自己也会成了“过气明星”。可白村独钟情于这号旧时代的小楼，是因为木板地面，拉绳天窗，更因为它有够宽阔的空间，窗外更有丛丛修竹，把阳光过滤成柔情般的水波。虽说白村并非怀旧派的人物，可他选中这没人要的老房子，毕竟是有所寄托的。

大厅当中，恭恭敬敬挂的是一位老书法家的墨宝——相传这位老

人几十年前便是这小楼的主人，这一墨宝则一家人一家人传了下来，没人取下，可见后来者的胸襟。

那是苏轼的《墨君堂记》中的一段：

雍容谈笑，挥洒奋迅而尽君之德，稚壮枯老之容，披折偃仰之势；风雪凌厉，以观其操；崖石荦确，以致其节。得志，遂茂而不骄；不得志，瘁瘦而不辱。群居不倚，独立不惧。

白村，当是属意这一墨宝而住进来的。

不过，别以为我们这位主人公已是七老八十，方有这番心思与这幅墨宝共居一室。他其实还年轻，如今，45岁以下都还称青年画家，而他还不到这个年龄呢。

可惜，写这幅字的主人已不在了。

纵然白村自小便很崇拜他，且对他晚年的遭遇很抱不平，却始终与他无一面之缘，惟一能面对的是这一幅字，这一栋破旧的小楼。

此番从国外归来，一进屋，便面对这一幅墨宝，竟自苦笑了起来。

曾几何时，能像这墨宝上所言的？群居不倚，还有……独立不惧？！

这办得到么？

这回，满以为在国外办了个巡回画展，名望如日中天，又有谁会料到，回来后竟是谣言四起，身败名裂，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，用一位老教师的话来说，只怕比“文革”中的大字报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是的，“文革”中的大字报，无非是贴在街上，能看到的，顶多是一所学校、一座城市的人罢了。可如今，网上把“帖子”一贴，立即便会招惹来自全省、全国，甚至是全世界铺天盖地的骂骂，看到的人，何止十万八万？一片声讨之声，唾沫都可以把你淹死！闹得女朋友……也不来接机了！

一时间，白村全蒙了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几时把网民们全得罪了？

还是从回国请人吃饭说起吧！

---

每次出国归来，白村都疲惫不堪，浑身骨头似被拆卸了一番，似乎无望重新拼装，可还得再面对一个更不堪的疲惫——归国后的应酬。如今文艺界就这种风气，你不大宴小宴宣布自己回来，没准就有人说你在国外栽了，从此你作品的价码便会一落千丈，画得再好也不会有人问津。这是一个炒作的时代，你自命清高也会被视为做秀，要真正地永远清高下去，则会被认为你是江郎才尽，不得不以清高来伪饰一番，到头来，你也就没法再“混”下去了。你画得现代了，人们会起哄，这是什么玩意，鬼都看不明白，欺世盗名；你老老实实用传统笔法，又会说你没出息，老古董一个，早该被淘汰了。本来，艺术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，文无定法，画亦无定法，嘴巴长在人家身上，笔拿在人家手中，只得由人家去。而今，艺术院校，创作类的，千辛万苦才批得下一个硕士点；而搞理论的，已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博士，他们不用自己作画、雕塑，只会把一个个外来的新名词说得满天飞就行了。难怪这回在国外才弄明白，有本事的，早早创业去了，比尔·盖茨不就是本科没毕业便去办公司了么？要在中国，非被父母打烂屁股不可——打屁股可是国粹，不算“家庭暴力”。没本事，本科读完再去读硕士，还找不到工作，便读博士，博士之后仍失业，所以博士后不得不还留在导师那里打工……

的确，你在外边挣得盆满钵满，回来不出一滴血，说得过去么？

只好一顿接一顿地请。每一顿，都是请的不同圈子的朋友。譬如，创作的只能在一起请，而理论的也只能在一拨请；官员，当然是文化官员呗，也只能让官员们“扎堆”……有时候，还得分出年龄层次来，不然，一席欢宴，会闹个唇枪舌剑不欢而散，出了钱还讨不到个好。文化界本也是个社会，尤其是门户之见，只怕比政界更见刀光剑影，你防不胜防。有位非常著名的老作家，八十高龄了，刚刚过世，他留下的一句名言便是“面对文学，背向文坛”，当是积半个多世纪的教训。其实，又何止文学呢？

白村自认不能免俗，于是，打发研究生去买一大叠的请柬来，那种很精美的、颇有艺术感的请柬，价格不菲。

研究生们总是言听计从的，只是这回却怪怪地追问了一句：

“要这么多吗？”

白村一挥手：“去买就是了。”

研究生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似乎要领悟什么，却又始终不得要领，只好低下头，办事去了。

直到请柬买回来，女朋友朵儿匆匆赶到，他才产生一点疑惑。

他从国外归来时，朵儿没有接机，他并没多大在意，因为朵儿的工作，本就是一天到晚到处乱跑的，去取证呀、去调查呀的，没准这一天就在地赶不回来。况且，两人的关系也没有最后确定，谁都认为两个人很难“捏”到一起。并不是因为朵儿要比白村小15岁，而是一个搞艺术的，罗曼蒂克，不安分，要多潇洒就多潇洒，而另一个却是搞法律的，讲严谨细微，分毫不爽，要多冷静就多冷静。一个是火，一个是冰，真要成了，才不可思议。不过该说明的是，不是白村追朵儿，而是调转头来，相反，白村总是不冷不热或时冷时热的，朵儿都摸不透他内心怎么想的。

尽管过去朵儿是有机必接的。但人一潇洒，似乎也就一切都不在乎了。

朵儿还是来了，一见他满桌子的请柬，不由得一怔，脱口而出：

“你疯了，用得上这么多的请柬么？”

白村摇摇头：“上次从欧洲回来，比这还多呢。”

朵儿蹙着眉看了他好一会儿，“也好，发出去试试。”

“试试？怎么是试试？”

“人家会来么？”

“是呀，如今都忙，能来便很给面子了，上回，来的也就七八成。”白村这么说。

朵儿叹了口气：“名单呢？”

当填到一些文化官员的名字时，她却说：

“这几个，我看，这回不请了吧？”

白村一看名字，恰巧是最看重自己的那几位，说：“怎能不请呢？”

“人家未必能来。”

“是呀，当官的应酬多，可他们，每次只要是我有请，绝不推却的。”

“那是为了表现他们礼贤下士，证明他们是伯乐嘛。”

白村疑惑了，“你可从来不用这么尖刻的话评价人家的，我觉得同你在一起还愉快，就是因为你从来好用很宽厚、豁达的几句妙语，化解我的愤疾、怨尤，这是你最难得的长处。”

朵儿脸绯红：“是么？谢谢你今天讲出了心里话……那，就请他们试试吧。”

“怎么还是试试？”白村仍大惑不解。

朵儿只是苦笑。

艺术界的朋友，只来了三分之一，不过，没来的，大多数都来了电话，说明分身不开，或有课，或接机，或外出……

评论界的朋友，只来了几个——平日，这一拨人来得最齐，几乎无一缺席。白村不需要他们捧场，相反，是他们以最早评价白村的新作为荣，毕竟，白村成名得早，在创作界是个重量级的人物，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。

而文化官员呢，竟一个没到，而且事前也没一个人打电话作解释，包括白村认为非到不可的那几位，全被朵儿不幸而言中了。

即使在盛宴上，也都显得有点冷场，大家讲的大都是客套话，甚

至有人打哈哈：

“白村你小子，到什么地方你都能找到感觉，不学学其他画家，在纽约长岛购一套住房，在那里显示一下中华文明的光辉灿烂？回来干什么呀？！”

白村只当是插科打诨，笑笑。

等到招待文化官员的那一顿，他面对空空如也的宴会单间，才傻了。是的，连自己学院的头儿都没有来。

他一直坐到九点钟，才让朵儿去告诉酒楼，“撤”！

朵儿上柜台办理完一切手续——当然得赔上一笔钱，可这已不算什么了，回到席间，白村才问：“看来，你是有先见之明的了？”

“人难免有点势利，何况你出去那么久，都以为你不会回了。”

“就为这个？以为我回来就掉了价？你是说笑话吧。”白村直摇头。

朵儿瞥了他一眼，说：“去吧，别在这让人笑话才对。”

他的确没法明白这一切究竟为什么？为何这回一出国，几乎所有人都变了脸？演的一出什么戏？

他快快地被朵儿牵着手，走出了灯火辉煌的五星级大酒店。

一直走到林阴道下，没什么人了，朵儿才猛地回头：“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？”

“我知道什么？”白村懵了。

“就在你回来的前几天，你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了。”

“什么？我刚回来，没来得及去翻报纸。凭什么……我会成为新闻人物，为在外边办的几个画展么？”

“唉，看来你是真不知道……也好，这回，我们算是试出了真朋友，不容易，这种情状下前两次宴请，还来了那么些人，看来，你还是值得信任……信托的。”

“你这是什么话？我成了欺世大盗了么？”白村很是吃惊，“报纸上说了些什么？”

朵儿摇摇头，说：“旧报纸就不用去翻了，如今不到一周，谁家都会把一堆堆报纸卖掉，谁叫如今一天一出就几十版呢……还是上网

上浏览一下，你就会明白了。”

白村没法想象自己会成为怎样的新闻人物。

这年头，只有那些歌星、影星之类，才会永远占据着那厚厚一摞报纸的版面，娱乐版总是不断地加页。什么兄妹恋呀、这位明星与那位明星的暧昧关系，谁谁谁悔不当初上过三级片露了三点的写真呀，烂芽一般只可在舞台上走几天过场的准演员的绯闻……反正，该多粗俗就多粗俗，掩饰不住的情天欲海，只要报纸能卖得出去就行。这可以叫古人膜拜的“文曲星”们恨不得马上去吊死。

可这又关白村什么事么？这个社会不会去追捧什么科学明星、文学明星，以及美术明星的——因为他们绝少有出镜的机会，不比歌手与演员。白村不至于被无聊小报追捧成为“画星”吧！

朵儿是一言难尽，一路上一言不发，任白村自个儿寻思。

回来后，白村就开过一回电脑，太久没用，一打开，白花花一片，怎么弄都不行，所以，他也就不知“人间烟火”了。朵儿说，那就上我那儿吧。

朵儿自己买了套三室两厅的房子，恰巧离这里不远。

白村还从未去过。

绕过几个弯道，便到了。

进门，灯一亮，白村便暗暗赞叹起朵儿的品味。房子如她一般，不经意地修饰，看上去没下什么功夫，明快、简洁、高雅、清爽，几件淡色的家具，几个恰到好处的盆景、墙上的水墨画，搭配得很是相宜，似是随意挂上，但不规则中却分明透出不寻常的品味。不少人家中装修得似浓妆的艳妇，进了门便给人窒息的感觉，是暴富的表现欲作怪。可朵儿则全没一点尘俗的意味，太难得了。

白村欣赏起来，竟忘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。

他就这号人，火烧眉头，他还欣赏火苗直蹿的画面。

这边，朵儿已开机了，打上了“白村”二字，一下子，便显示出有上百页的记录。

“白村，白村，过来呀！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……”朵儿已叫了起来。

白村这才猛醒过来，循声进了朵儿的书房。

朵儿又是一脸的苦笑：“你来看看，你一个人就占了多少页面！只怕比刘德华、郭富城不会少……”

白村这才加快了脚步。

朵儿握住鼠标，只见画面上闪过一连串的标题：

所谓“名画家”的底色

欺世盗名一白丁

“文革”名画的真相

原作者拍案而起，《老圃》名画起惊涛

二十年迷雾，好一场骗局

白村画价一落千丈

白村逃遁美国不归

身败名裂，一走了之

国内行骗穿帮，出国再操旧业

白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这简直是“地毯式”的轰炸，把他给炸懵了！

他声音在颤抖：“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开这么大的玩笑？”

“这可不是玩笑——你没看到，全是从各种传媒中转载的，这是《神州艺术报》，这是《南国都市报》，这是《南国风》，这是《南都文化报》，这是……，反正，一窝蜂而上，要多热闹有多热闹。”朵儿正色道。

“我白村竟然成了白丁……从哪又冒出个什么《老圃》的原作者来？”白村眼前一片花。

“人家可倒不是白丁，颇有来头，艺术学博士，一个省的美学学会的副会长……”朵儿的语气已相当沉重了，“还是教育厅的副厅长。”

“谁呀？叫什么名字？我倒想见识见识这位厅长。”白村搜索枯肠，也没法想到会是谁。

“你自己看，是他先发的难，对了，是他上任时的特别介绍，柳什么中？”

“柳南中！这小子居然当厅长长了？道行够深的，十多年没消息，一下子就成了厅长……”白村立即想起来了，只是，这人与《老圃》有什么关系呢？

朵儿搜索了一下，终于找到了柳南中上任的“特别介绍”，文章自然不是他本人写的，而是一位资深记者。专访写得很有激情，标题便是《〈老圃〉果然是老圃——“文革”名画〈老圃〉原作者省教育厅走马上任》，文章中称，“文革”后期，万木肃杀，尤其是教师更被打入另册，成了“臭老九”，柳南中却以艺术家的勇气，亲自为一位老教师画像，正值所谓“右倾翻案风”刮到，他一举成名，却又终因“批邓反右”，复又打入十八层地狱，从此寂寂无音，《老圃》平反后，他也拒绝上台抛头露面，潜心学问……于是，成为了我省第一位博士教育厅长，真可谓实至名归。他创作《老圃》为中国教育呼吁，到今日成为教育的领头雁，正是一根红线贯穿下来……

看毕，白村哈哈大笑。

朵儿愣住了：“这有什么可笑的？”

“这小子连什么透视都不懂，居然成了原作者……”

“当时不懂，不能说现在不懂，人家可是美学博士……”朵儿冷笑道。

“博士？他那点文章，我还不知道……哪怕到今天，他也未必能画上几笔。写评论当博士是一回事，真正画起画来搞创作又是另一回事，这才真叫欺世盗名呢。”白村还在笑。

“你是说，尽管十多年后，他也未必能画上几笔？”

“是呀，这么多年，你看过此人的绘画么？你不是美术界的，可能说不准，可你要是界中人，就知道了。”白村又直摇头。

“可看报纸的，美术界的人又能占多少？外行看的是热闹……”

“是够热闹的……不过，这篇文章，倒是只字没有提到我，仿佛我不存在似的，可美术界谁不知《老圃》是我的作品呀。”白村敛起了笑容，这么说。

“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，不动声色，便掀起了这么一场影响全国的轩然大波。到最后要发生什么变化，与他也没有关系。可你，看了吧，你成了什么人？”

白村惨笑了一下，说：“本来，这么多年来我也基本不提《老圃》这个作品，因为我不愿意在外加于《老圃》上边非艺术的、政治的、历史的光环下生活，似乎我后来一直在吃老本，没有突破、没有提高，我总是视苏东坡《书吴道子画后》中一句话为座右铭：‘出新意于法度之中，寄妙理于豪放之外，游刃有余地，运斤成风’，做出更大的努力，……真的，我很害怕别人一开口就介绍：这是《老圃》的作者，你知道这就一下子把《老圃》之后的全部作品一笔抹掉了，其实，后来作品要更成熟些、更精湛者，我甚至填写各种表格时，都绝少填上《老圃》，除非逼不得已……如果没有这铺天盖地的攻讦，我倒宁可让柳南中把这个光环拿去……”

“你是不是对人发过这号牢骚，叫别人不要再提《老圃》了，对了，你同我交往这么久，你也从不拿《老圃》向我卖弄过，我只是从有关资料上得知过……要换个人，既然你本人也没向我说过《老圃》，现在报纸上又连篇累牍说你欺世盗名，那我可就真相信了。”朵儿说。

“你相信么？”

没等朵儿回答，便有人按响了门铃：“叮当叮当！”

夜深，这响声竟有点惊心动魄。

朵儿很纳闷，走到门口，通过猫眼看了一眼，居然是邻居，而且是她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大股东，不由得不开门。

门一开，这位颇有法律尊严式面孔的邻居，瞥了白村一眼，说：“朵儿，这么晚了，还有客人呀？”

朵儿介绍：“这是华南美院的教授白村。”

“噢，大名鼎鼎的画家，久仰，久仰。”

但不曾伸手来。

朵儿也介绍来人：“这是我们新的‘阿余’，从事这行几十年头了。”

“阿余”是头头的意思，但白村却不解：“律师才恢复上十

年……这几十年？”

“阿余”只一笑。

朵儿忙解释：“人家五六十年代便在国外当律师了。是‘文革’前夕回的国。”

白村一笑：“多有冒犯了。”

老人看了白村几眼，叹了口气：“我怎么看你也不是欺世大盗，可报纸上怎么就闹得那么厉害？莫非我们的朵儿看走了眼。”

朵儿忙说：“我大学一毕业，就是‘阿余’去招我来的，是他手把手教了我这么多年……所以，我对他无事不谈，你没回来，我就同他讲起了这回事。”

白村说：“我现在还一头雾水。”

“唉，年轻人，急功近利，好大喜功，这都可以理解，可这历史大事，是开不得玩笑的，真是一时迷糊，吹上几句，弄得骑虎难下，到这时，也得下，不下也得下，公开作个检讨，收回影响，这样，别人的炒作也就会自然冷下去。我经历得多了，又是干这行的，恐怕，这是最好的结局。”老人一脸关切，亦满是心痛，“谁叫你是朵儿的朋友呢，听一回老人的忠告好了。”

朵儿有点愕然：“秦老，你是这么认为的？”

“我是从你那里得到的结论，你不是说，他从不向你说起过《老圃》么？这么大的事，他也瞒着你，这不正常。”

“可他说，他不愿意总在《老圃》光环下生活，他的成就早就远远超过《老圃》了，可一提《老圃》，就变成停步不前……”

“这个解释，太软弱无力了，尤其是在当今社会……”

“秦老……如果他是真的，而报纸上是假的呢？”

“那也得有证据，有证据就好办，甚至我，也愿接这个官司，哪怕没有一分钱的经济效益，我们所完全可以打出知名度来！”秦老断然地说，“可有证据么？”

白村一怔：“这个，现在还能有么？我得想想……经过那么大的一场劫难……”

秦老却说：“人证，总归有的，你当日模特儿呢？”

到底姜是老的辣！

白村立即说：“对，这人应该还在岭东大学，当然已经退休了，他会义不容辞地为我作证明的……”

“你有他的电话么？”朵儿问。

“很多年没联系了，我调到美院后，就没了他的消息。”白村说，“毕竟是另一个省了。”

朵儿年轻，脑子活，又是搞法律的，思路敏捷，立即说：“事不宜迟，马上打电话到岭东大学，查询他家的电话。”

白村立即便拨了岭东大学所在地的114，问到了大学的总机号，再问——模特儿的名字，叫成瀚，当然，应是这所大学的名人了，前两届的校长。

可总机一听说这个名字，马上便讲：“你不用找了，他已不在了。”

“不在？什么意思？”

“两年前已经过世了。”

白村的声音发颤了：“这怎、怎么可能……那，他家的电话呢？”

“他只有五个女儿，早出去了。所以，学校中已没有他的家，也没有他家的电话。”

白村颓然地放下了电话。

秦老、朵儿都听明白了。

秦老看住了白村，说：“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成瀚不在了？”

白村奇怪了：“怎么会呢？”

“算我多疑了，不过，我觉得你似乎已经有了这个预感……一开始你就认为证据不好找，如果我不提出模特儿的话，你似乎都不会想到……”秦老很委婉地说。

朵儿却说：“那位柳南中仍在岭东省，又在教育界，得知成瀚去世之后，才放心大胆出面冒充《老圃》的原作者，而白村又恰恰在外国，给了他机会……”

秦老看住了朵儿，叹了口气：“热恋中的女孩子总会像你这样。”

“不，我很冷静。”朵儿申辩。